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沙溪集卷十五

明 孫緒 撰

雜著

無用閒談

宋鍛工劉美善鍛金後貴顯賜賚上方金器類刻工名
多美所造者揚景宗微時荷鍾為丁晉公築第後晉公
籍沒乃以第賜景宗余鄉周御史載文宅第極盛靴工

日於其側爲諸役人補靴數年後子不肖流落宅乃爲靴工所買前輩呂懷慶致政後廣營田宅貴盛莫伍縣侯常令從事其人朝夕候問十數年後居第亦爲從事之子所得盛衰不可料如此

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蓋聖人處事勢難爲之地所以安于命而聽之天且自信之堅如此王莽將死乃以之附會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是固爲妄矣然至死生之際神悸心亂姑以之自解已耳王

介甫面黑以久病黑愈甚醫曰垢汗也進澡豆令其盥
面介甫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幾于侮聖言矣
尤為妄也

心者神明之舍是非之公敢為變亂則殃咎可立待常
見人以利口奪正義以勢位軋人心先世本無德務欲
人目之為聖神父兄本諗惡務強人稱之為君子一言
異同百計橫出人畏其強暴雖俛首以聽從天厭其矯
誣終駢首以就死卽其平生之經營徒取世俗之一快

而已何益也且若人所為亦孝弟之一端何遽乃爾蓋
心者身之主敢為欺誣身雖尚在心之死久矣人非鬼
責不死何待使非鬼神陰操生殺之權使人心稍有所
畏則強橫者之宗考皆為聖賢成何等世道文中子事
事欲學孔子推其父隆軋叔梁紇之右推其母履巨石
有孕欲與巨人跡禱尼丘同科年甫三十餘暴疾而死
大儒且然况碌碌者乎可畏哉

謝文選應祥嘗謂鄧伯道棄子為不慈石驗封德堅亦

屢斥張巡許遠惟欲存一身之節而致萬人于死地為不義充二子之言必欲棄姪以全子乃為慈委身事賊不為義邪人之好為怪論如此

馬援戒子姪曰效龍伯高不得猶為謹飭之士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孟子稱伯夷隘柳下惠不恭皆君子之所不由余亦竊謂效伯夷不得猶不失狷者之自守效柳下惠不得則東晉劉阮之徒矣然效柳下惠則易效伯夷則難人情樂放肆畏拘檢宜狂士之紛紛

也

陽積六畫而為乾四月之卦也中氣為小滿謂之小滿者滿不可大也大則亢矣陰積六畫而成坤十月之卦也十月為陽月謂之陽月者陽不可無也無則純陰用事矣然則長治久安之策其戒盈思滿扶陽抑陰乎

程頤者伊川從弟伊川嘗勉之曰王介甫易說宜熟誦之晚謫涪陵貽謝金堂書又勉以學易當自王介甫始然則臨川易學必有可以垂訓者矣蘇老泉嘗著易說

謂人曰此書若成自有易以來未之有也老泉豈妄自許者想其書亦必多可取今二書不見惜哉

謬悠之說本非儒者所宜言然因其言之非而折之使歸于正亦吾儒闢異端之所當留心者也如佛殿中所塑諸像及佛經中諸說亦皆有意存焉人自未之講耳佛以男質面南坐火焰中離卦也觀音以女質面北坐海水中坎卦也坎離交媾水火既濟之象也文殊坐青獅子居東青龍也震木也普賢坐白象居西白虎也兌

金也金木間隔之象也羅漢之數十八一降龍一伏虎
四老者四少者四番人四漢人以見凡欲作佛不問老
少華夷但能降龍神伏虎氣和合四象攢簇五行無不
可者藏經至于五千四十八卷喻五千四十八日金經
發見之時也度人經註度人須用真經度若問真經癸
是鉛是也釋氏相傳唐僧不空取經西天西天者金方
也兌地金經所自出也經來白馬寺意馬也其曰孫行
者心猿也這回打個翻筋斗者邪心外馳也用咒拘之

者用慧劍止之所謂萬里之妖一電光也諸魔女障碍
阻敵臨期取經採藥魔情紛起也皆憑行者驅敵恐
由心所制也白馬馱經行者敵魔煉丹採藥全由心意
也追薦死者必曰往西天人既滅亡四大分散何得更
有所往言往西天者西乃兌地為少女身中復生為人
不墮鬼道也異端謬悠本不足究因與方外友談之漫
識於此不識明哲以爲何如

羞恥己之不善惡憎人之不善所謂羞惡之心人皆有

之然君子恥己不善則速改之憎人不善則自省之小人揜己不善則欲文之見人不善則非笑之君子卽其所恥以進于善小人揜其所恥以淪於惡太康以逸欲失邦兄弟何所與而五子怛怛若己親為不善無以立于兩間夏桀暴虐國危伊尹何所與而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君子者人之恥己之恥也小人者己之恥不自恥也夫惟不恥其所可恥也則必恥其所不當恥矣匿怨而友其人言出而行不逮立朝而道不行不仁而為人

役有道無道而但知食穀無守無學而名之曰士儒生
學士不知為己羞賢者飢餓于土地一人橫行于天下
諸侯相滅而不能救四郊多壘而不能治君公伯長不
知為己責而恥于下問恥于改過恥于惡衣惡食此何
足恥而顛倒謬述一至於此自屋漏之不愧以充之于
爾汝之無受庶爾生之無忝矣兒輩問無恥之恥因敷
演其說以廣其思後當有是余言者

武元衡夜坐有詩曰夜久喧暫息池臺惟月明無因駐

清景日出事還生語意甚妙明日侵晨為盜所殺無因
駐景日出事生之言乃成一識

閔子志不仕季氏家語乃記其為費宰問政于孔子何
也豈前日季氏使之仕故欲去之汶上而卒乃宰費者
出於哀公之命耶先儒謂家語多後人附會非復孔氏
之舊理或然也

至人忘情至情忘形道在天地天地不知道在性情性
情不知誠以入之默以守之柔以用之誠則似愚默則

似訥柔則似拙能入則知止能守則知謹能用則知微
知止則泰定安知謹則聖智全知微則慧光生如是則
可以忘情可以忘形可以忘我

風土不同則稟受自異氣也氣本于天莫為而為者也
清濁不同則智愚自異性也性賦於人與生俱生者也
修為不同則造就自異學也學在於人可進可退者也
善學則愚可以智濁可以清不學則愚者益愚濁者益
濁故君子學之為貴

唐李義山宮詞曰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
夫偃師以木人瞬目招美人而楚王猶怒妬痴一至此
哉蜀甘后寵幸專房先主嘗得一玉人長數寸朝夕把
玩或寘之衽席中后甚忿恚伺先主出碎之以自快然
則楚王之怒未足深訝也

任丘縣北四十餘里為鄭城卽古鄭州也城池街市尚
可尋訪東去六七里有扁鵲墓前有大廟棟宇巍奕居
民有疾具酒肴酹於廟因鑿土求得藥丸非土非石服之

疾即愈不得者多死即不死亦久不安遠近趨赴揚文
貞公宿鄆州有詩曰雄縣城南水沒路鄆州市裏酒如
油相逢一笑且同醉不見越人空古丘考之范石湖攬
轡錄伏道有扁鵲墓墓上有幡竿四旁土可以為藥或
土中得小丸黑褐色以治病伏道艾醫家最貴之去湯
陰縣十里扁鵲墓又在彰德矣然其土可為藥則二墓
俱同不知何者為是

宋元豐間以孟子為鄆國公廟在兗州之鄆縣政和五

年春乃詔以樂正子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爵
馬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
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
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
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成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
伯益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渡江後
鄒魯隔別廟貌乃廢世罕知之因志於此

昌黎詩曰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曷其而歸美

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一日其意即陶靖節
所謂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
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靖節未能忘情于死生昌
黎則深憂於世變其趣一也然陶詩冲淡閒遠非昌黎
所及矣

老杜憂旱詩自註云楚俗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起句所謂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龍驚惶
致雷雨用此意也蓋古神農書求雨祈而不雨則曝巫

曝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山是已擅弓歲旱公欲
曝虺縣子以為不可左傳僖公欲焚巫虺臧文仲以為
非早備世俗相傳以為蛟龍懼火奮蟄而起雲雨或可
得也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
則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
必降雨救之然則今人每遇旱即遍焚祠廟蓋亦有所
本云爾

山谷絕句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

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蓋秦沒於貶所而陳
獨存也其意出於老杜存歿口號席謙不見近彈碁畢
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又
曰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
水人間不解重驂騮蓋席曹存而畢鄭歿也黃詩流麗
悲壯亦不減少陵分有尊卑化無大小人有窮達道無
隱顯時有古今學無先後學有未至則志有所不通道
不篤信則誠有所不形不能隨分以安則化有所未洽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漢儒之言也宋儒皆宗之是固不易之論然亦各就其重處言之非規規然拘于一也祇承于帝克勤于邦夏固尚忠矣而非衣惡食之類未嘗不質也致美黻冕未嘗不文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商固尚質矣而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未嘗不忠也大護崇牙六瑚玉豆未嘗不文也監于二代郁郁其文周固尚文矣而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未嘗不忠也先進稱野麻冕純儉未嘗不質也且數十年之前與數十年之後俗尚自

不同三代傳祚皆數百年之久數百里之內與數百里之外俗尚亦不同三代統御皆千萬里之外而欲以忠質文一字括始終冒遠近胡可得哉

簞瓢陋巷有何難處而夫子亟稱顏子之賢一唱三歎丁寧不置何也蓋人所不能堪顏子堪之人所不勝其憂顏子樂之堪與不堪相形樂與憂相形顏子與衆人相形歎羨顏子愈深則鞭辟學者之意愈切夫子待顏子固厚而望學者亦深矣大抵處富貴未足以觀人處

貧賤乃可以觀人貧賤未可以觀人貧賤大不能堪者始可以觀人有天下不與不足以知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而後知舜之為大去齊去魯不足以知孔子厄於陳蔡絃歌自如而後知孔子之為聖

朱全忠襲李克用於上源驛克用幸不死上表自陳為全忠所圖乞遣使按問發兵討之前後八表稱全忠陰狡禍賊他日必為國患時全忠方橫僖宗不敢問得表甚恐但優詔和解且遣楊復恭等諭指御史崔琬廷奏

宗楚客紀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為國取怨
楚客弟晉卿專狗贓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
鞠中宗不能窮詰詔琬與楚客處訥約兄弟兩解之世
目為和事天子二事甚相類然則今之守令啞然塊坐
臨事無巨細輒付里胥講決特勤判署印押耳舉守令
之權盡付之若人安用守令為哉顧彼萬乘且爾此又
何足深訝也聳聳之藉視聽于人其由來固遠歟

孫樵與賈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溪

碣窮陳子昂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盧仝以
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昌齡皆以工詩窮王勃滕王閣記
千古膾炙樵不取斯記而獨取宣尼碑則其言必有警
策驚人處而王集中今不見此可惜也宋元祐中南省
試士出舜不窮其民論省元劉崇學此曰桀紂以淫虐
窮幽厲以貪殘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漢武以督
責奢侈窮晉以僭亂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剩田
窮德宗以間架稅屋窮此是學樵然傷於繁冗鉅鉅樵

之所謂致窮者善也而崇之所謂致窮者惡也且其人亦非儼倫東坡大加稱賞以為不類時丈世因以劉窮呼之豈東坡偶未見樵書耶

王維送丘為下第詩曰知子不能薦羞稱獻納臣索然無氣不似王詩韓子蒼學之曰虛作西清老從臣知爾才華不能舉似不及王矣歐公曰自慚知子不能薦白首何為侍從官則愈拙矣不知具眼以為何如

蘇老泉論漢高祖不去呂后曰為惠帝計余極愛其說

以為推見高帝隱微處後見李德裕論羊祜不去賈充
曰漢高祖不去呂后亦近於此嬖戚姬愛如意思久安
之計至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况呂后
年長稀復進見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
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同起豐沛非呂后剛強
不能臨制所以存之者為社稷計也乃知老泉本此而
愧讀書之不多

酉陽雜俎中有諾臯記又有支諾臯記人多不能解按

春秋傳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逐之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臯于道與之言同臯曰今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即此事然其命名亦怪癖矣

昌黎聽琴詩高視百世無庸論矣東坡亦嘗作聽琴詩欲以擬之其詩曰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此等句皆琴中深趣不工於琴不善於詩者不知也吳僧義海以琴

得名曰春溫和平廉折亮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牛鳴
益雉登木八音宮商皆然何獨絲也間者以海為知言
按史記鄒忌聞齊威王鼓琴為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
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又管子云凡聽宮如牛鳴
窖中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又晉書云牛鳴益
中宮雉登木中角乃知東坡俱有所本海不但不知琴
亦寡陋不知詩矣

引汲之迹熄寒士率為高位所賤士亦自知所忌未肯

輕以求售干索之風成失位者率為貴勢所厭彼亦自
知所重未可輕以物色星軺使節紛紜旁午而灞橋將
軍與衛凋落不免為尉卒所訶詩壁題名公卿當路而
荒迥詩翁不免為責征所苦夫國有老成不接問何所
藉以存典型廣衆思士有挾負不得售何所據以來善
言達幽隱簡帙無益於生民才猷徒亂于心曲名實未
加于上下謀慮恒愧于古人勢則然也招延採納于堂
序觴咏之間而人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世豈無若

人耶悲夫

陰符經有言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謂五行為五賊以
其鑿壞天地之氣故謂之賊能識其所以然則可以施
行於天下故曰見之者昌莊子遂倡為善盜之說是謂
盜天之所生為我之所有生禾殖稼築垣建室取禽獸
魚鱉無徃非盜故三年而大富然其言已過于謬悠不
及陰符渾然矣至宋陳同父又假富翁為五賊之說遠
宗陰符竊取莊子遂謂五常為五賊蓋謂仁之博施義

之廉介禮之嘉會智之精察信之果行皆足以害富是
并以人性為賊矣其亦陽貨為仁不富荀子性惡禮偽
之餘唾乎

柳子厚天說謂天地如果蘇人生其間鑿剖元化如果
蘇中蟲蠹人能剔除蟲蠹是有恩於果蘇者人能戕害
人是有恩于天地者故惡人常為天之所庇而善人常
為天之所災劉禹錫謂其有激而言言雖過激然亦有
所本卽莊子人之小人天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之說又謂天地于人猶父母於子父母有命子不從則
為悍天欲禍人而仁人逆天以福之是亦悍之類也故
金踴躍自以為莫耶則大治必以為不祥之金人成形
自以為人則造化必以為不祥之人造物之視人猶大
治之視金此則柳子之宗也但丈詞奇崛柳子不能為
耳

列子載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鬪一兒謂日出時去人近
日中時遠日出大如車蓋日中則如盤盂近大而遠

小也一兒謂日出時去人遠日中時近日出蒼蒼涼涼日中如探湯近熱而遠涼也孔子不答兩兒笑以為不知孔子非不能答也不足答也正莊生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子夏所謂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林希逸求其說不得乃謂與日與長安遠近同意此意果同乎又謂遠近是非不可以理論此正上天之載造化之妙烏可不以理論耶周日用解博物志謂日中遠而熱者炎氣直下也且洪範稱炎上作苦是火之性也宜

有炎下之火哉燧人氏之所鑽司烜氏之所取是則明
火之麗空附木者耳譬則鼎鑊之上以烹以飪而其下
炙手可熱然非其下炎也竊以為日初出時見日大是
誠近矣而反涼者夜久陰凝陽初離地未盛陰未退也
日中時見日小誠是遠矣而反熱者陽精氣燄薰赫歷
時久陽盛而陰消也申未之間熱尤甚者盛之極歷之
久也故晝長日在地下時少井水寒晝短日在地下時
多井水溫日晷行南陸交廣滇閩之境正當日之下雖

隆冬亦暖日晷行北陸而陰山燕谷背處日光所不及
雖盛夏亦寒然何所據謂日中去人遠日出去人近也
蓋天包地外地居天中所謂地居天中者非謂無所附
麗徒以積塊搖漾于天之中央而已計其下當與天相
倚著所以不墜故曰天何倚倚乎地地何附附于天然
則地上去天甚遠故日中而小東西日出入處為近故
大此非愚之妄臆也佛氏有地水火風之說為重陰之
下天之勁風旋轉以鼓煽之火乃常炎不滅火常炎而

上水乃沸而騰斯承載不墜程朱所謂佛氏之言尤為
近理者其此類也易曰風行天上小畜地下與天接天
上之風乃地下之風也又曰天在山中大畜地下之天
乃山中之天也未知明哲以為何如耳

新舊唐書互相得失論者皆謂舊史所得為多近于隨
衆悲喜矣歐陽公撰五代史劉朐傳無一字及其曾修
唐史且謂其不習典故改易語詞援引失當當時傳以
為笑豈妬其才名遂欲揜其所著耶惜六一之有此也

昌黎有言馬厭芻粟士不厭糠粃土被文繡士無裋褐
說者謂是語出東方朔是固然矣北朝韓麒麟嘗因旱
亦稱古先哲王儲積九稔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老
與孝弟均賞今富貴之家童妾炫服工匠之徒僕隸王
食農夫缺糲糠蠶婦乏裋褐蓋麒麟乃退之遠祖也儒
術家世傳誦豈愛東方此語而相傳稱道之耶

蕭嶷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數無
足以相陵侮也充斯類也德為元聖而默焉若愚功蓋

天下而退焉若怯家累萬金而索焉若困斯言也可以處已衛玠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推斯類也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而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斯言也可以待人

傳稱人莫知其子之惡漢晁錯議削七國其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南齊徐文景方貴盛其父深憂之曰我正當掃墓待喪耳唐鄭顥屢遷要地其父寄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我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僕射是我必死之日

也彼皆不學術村叟耳而識見乃若此此猶丈夫也嚴延年之母爲其子掃墓地李絡秀知其子周嵩周顛俱不得善終二人乃女子耳其識見亦如此王荊公方與程子議新法其子雱囚首攜婦人冠以出箕踞而坐曰梟韓琦富弼司馬光之首於市則法可行大儒在坐而視如無物一時賢宰相任意詆毀畧無忌畏兇風惡讒尚可想見旣死荆公哭之以詩曰一日鳳凰去千秋梁木摧是目之爲聖人矣世寧有此等聖人乎荆公自視前

無古人而先見遠慮不但出村叟之下更出婦人女子之下亦其溺愛不明故也

吉凶之兆不可以例類鵬鳥入舍止於坐隅賈誼以悲憂死蛇入靴中梟鳴其旁擲靴擊梟蛇墜於地在察罕則為喜神麟鳳之佳瑞然不待聖人則為不祥生于叔世則為德衰巢閣遊數儀庭鳴岐足以徵太和石趙元魏羣集駕車終無救于淪敗人咸謂厚賄買科名關節得祿位終不能顯達然豈無顯達者今人可屈指數也

又謂考祥元吉積善餘慶然豈無終不得吉慶者古人
亦可數也杜陵于徐卿二子期以衮衮公侯詩咏後壽
乘舟極其珍惜東萊謂在衛國則爲賢在宣公則爲
妖要之小人而獲福人皆憤惋不平甚則切齒而怒反
唾而詈福愈甚則辱愈深君子而罹禍人皆傷切痛深
甚則撫膺而悲仰天而籲禍愈酷則榮愈大士之處世
不取必于禍福當取必于榮辱

治亂安危之機雖多端要惟敬天法祖親賢愛民慎終

謹始數者而已伊尹訓太甲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
罔常懷懷于有仁成王命蔡仲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民心無常惟惠之懷伊尹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成王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
于亂伊尹曰慎終如始又曰君罔以辨言亂舊政成王
曰慎厥初惟厥終又曰無作聰明亂舊章罔以側言改
厥度殷周之告誡猶之唐虞夏后之授受無異說也但
虞夏以聖授聖故其言精奧渾融其蘊在心商周以賢

訓賢故其言明白平易其迹在事其實一理而已然非
有精一允執之心亦不能行敬天法祖親賢愛民慎終
謹始之實也

汪彥章謫居永州作玩鷗亭取列子所謂海鷗忘機之
義自為記云鷗可玩乎曰我與物同見于天地之間者
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使我心有以勝物
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使我心為物所勝則樂令之弓
亦可為蛇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吾心之故若出于

有情苟吾心如木石而無情則鷗亦莫得而窺矣何為而不可玩哉鏡川楊學士守陳亦嘗作對鷗閣于川上取李嘉祐詩所謂紗帽閒眠對水鷗之義自為記云雨潦之餘川流洋溢飛鷗振鷺出沒于烟波之間望之而渴消就之而汗止居之而神清對鷗而眠不知五侯為何物累數百言無非述其境地幽潔胸次洒落於鷗則一二言而已篁墩程學士敏政又為廣對鷗閣記乃即彥章之記而模倣之曰機心之有所中也狠鷲悍烈雖

石虎之射可以沒羽有時而自中盤迴隱伏雖弓蛇之
飲可以戕身豈若無機心者可以優游委順付悲喜于
身外之為樂哉斯言也近于謄錄注記矣豈望墩偶爾
與之同耶抑有意而竊取之耶不可知也然亦鏡川之
意而句意卑弱不及遠矣

王伯安何粹夫俱嘗為老氏學謂神仙可立致恐為名
教所訾議粹夫沉默鎮靜不謂學仙為是亦不謂為非
然吐納噓嗒自若也伯安慧機黠巧博學多識自謂無

一事不可名世既欲享長生之樂又欲擅道學之名又欲得文章政事詩賦詞藻之名充其志分席周孔抗顏孟韓並駕伊傅奴僕蕭曹而孫吳董賈李杜陶韋而下無論也其實則鍾呂之徒而已天下之事豈有事事曲全而節節兼備者乎近於左右望而登壘斷矣晚年深欲掩其初迹其徒或叩其術輒藉存養省察尊德性收放心之說以飾其專氣致柔存想攝調之功見于其集中者可考也其徒退而點檢與聖門之學多所同異皆

不信曰吾師欺我乃自信其學而摸倣尤甚閉目塞耳
連旬累月休糧絕粒死灰槁木伯安則詩壇碁社應酬
答問疊疊不厭其機亦深矣君子謂伯安不但不若粹
夫之真誠亦不若其徒之無機心也伯安既死其徒猶
謂其仙去其感人乃至于此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
刳愛馬養鷹其後流而作屠果非誣矣

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
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至今不遇此其人已可傷

盧照鄰自以為高宗尚吏而獨好儒武后尚法而獨好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而身已廢疾著五悲文自沉潁水而死此尤可傷也李益文名與李賀相埒每一篇出樂工爭以賂求之被之聲歌供奉天子天下施之圖繪與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世稱文章李益以別之大歷十才子韓翃之名獨重時又有刺史韓翃德宗命知制誥曰與詩人韓翃然則庶子李益推魯無文何以輔太子唐以詩賦取士刺史韓翃不能詩以徒手取科目

專方面耶可發一笑

沙溪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沙溪集卷十六

明 孫緒 撰

雜著

無用閒談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魏有一士曰孟子有一士曰樂毅
得樂可霸得孟可王二士在魏而乃相犀首與張儀是
猶捨照乘而玩蜨丸不智甚矣惠王既卒孟子去魏而

適齊燕昭禮賢樂毅去魏而適燕二士既去魏何以爲國樂未去魏孟先至齊而燕大亂蓋嘗以湯武之事勸齊矣然齊終無興滅繼絕之舉使齊移薛公之位以位孟子孟子豈但爲一薛公而已哉王者之佐有言無位宣王不得爲桓公矣况湯武乎及其致爲臣而歸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此千古之痛也

孔子以軍旅甲兵之事爲未之學孟子欲以善戰服上

刑誠以兵者不祥之器非所當言者也湯武之誓師亦止聲桀紂之罪與夫部曲行伍坐作進退之令耳非若後世之陰謀詭道也自夫孫吳之書售而天下無義兵自夫荀卿苟變之談售而儒者皆談兵矣是孔子之所不學而孟子之所刑也儒者所學皆仁義忠信而所談乃詭譎詐偽是所學與所談自相抵牾何以取信于世近年來以武舉設科以詞臣主試是教學忠信仁義者轉而學詭譎詐偽以孔孟所未知所欲刑而使學孔孟

者精之也

劉靜修云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
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此語我不敢謂盡然晦菴誠大
儒然遂能極盡周邵二程之學而一以貫之乎抑揚太過
遂啟後人之疑况張子平生規矩謹嚴踐履篤實乃不
蒙置數公之列千載不能無遺憾若于周邵二程之下
繼之曰張至嚴也朱至博也未知可否先儒又謂朱子
集諸儒之大成愚以為所謂集大成者非謂其遂能集

周邵程張也蓋謂南軒東萊廣漢鷺湖之屬耳幸明哲之教我也

伯夷太公同避紂于海濱同就西伯之養于岐周計其周旋日久意氣孚合天下事亦當相與究竟至睽違後太公佐武王以伐商伯夷則諫武王于扣馬太公竭力依歸以樹勳名伯夷則極口唾斥以豁憤恨是何矛盾扞格之若此也伯夷固未忍坐視生民荼毒而不救得一太公而致于用則可以息機忘世而遂匹夫之節太

公亦寧敢決壞君臣大倫而不顧有一伯夷而不肯仕則不得不冒譏履危而申稱事之權無太公則伯夷為太公矣天下復有一太公則太公亦伯夷矣一則救天下之大亂一則謹萬世之大防易地則皆然

司馬子長言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蓋有當死之地而亦有不必要死之時屈原荆楚之宗臣受懷王之寵任王西行以蹈虎狼之秦原當以死諫不從以身先之否則與之俱行王存與存王死與死為臣之道如是而

已身不委于先王迹招嫌于後主放逐江潭無所自容
卒至飲恨溺死移所以葬魚腹者而葬之于虎關則得
所當死之地矣顏魯公斥李希烈之言曰吾年踰八十
位為太師死自其分蓋言其此生無幾且他無所求畧
不畏死耳非有他也新學小生乃謂其言有疵且曰使
年未八十位未至太師將從希烈乎薄俗好點檢人可
怒可嘆魯公精忠勁節可與日月爭光然余所惜者在
去之不蚤不在斯言也唐德宗之庸劣夫人知之李元

平之愚妄信闕播之欺佞以為將相之材而使之敬希
烈魯公之耆舊信盧杞之姦邪以為談說之客而使之
喻希烈卒之元平為賊輔魯公為賊殺建中之君烏得
不蒙塵于奉天志節之臣烏得不扼腕于百世哉李泌
度肅宗必不能保己之不殺故急去于五父擅權之日
魯公乃不量德宗終不能保己之不傾不能高舉于盧
杞亂治之時夫年踰八十位為太師依栖不去尚何求
也若魯公者可不必死矣不必死而竟死之良可惜也

古稱豫讓為國士議者猶非之蕭何乃稱韓信曰國士無雙信固可以當國士乎觀其識項羽之仁非仁勇非勇諸侯不平百姓不附此國士之偉論也登壇之初教漢王反其道天下武勇無不用天下功臣無不服天下義士無不歸此國士之雄畧也俯出跨下非無勇不為匹夫之勇寄食漂母非無能不為治生之能此國士之弘度也然則國士無負于漢而漢負國士也多矣雖然魯兩生新城董公其人尚在淮陰之上則不為漢起

一則漢不能用此其國士之雄而謂信為無雙蕭何蓋未之識也

樊于期以窮投燕燕丹不能庇函其首以為見秦之媒是燕仇未報而先為秦報仇荆軻入秦殺身辱國不足惜而燕遂以亡是求永燕祚而乃以速其滅然則軻無負于丹而丹之負于樊將軍也多矣

朱子變卦之說漫無根據近于傅會蓋宋熙寧元豐間有鄭夫者曾著書談易變曰乾一變生復得一陽二變

生臨得二陽三變生泰得四陽四變生大壯得八陽五
變生夬得十六陽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陽坤一變生
姤得一陰二變生遯得二陰三變生否得四陰四變生
觀得八陰五變生剝得十六陰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
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六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
母也歸妹者歸宿之地也一時無人解其旨獨秦玠者
知之謂所親曰此天地之秘藏西都邵雍稍知粗迹已
能洞達吉凶之變鄭君何敢筆之于書當必有天譴吾

因達是動遭坎壻恐亦不久于世矣已而鄭與秦果俱死此卽焦延壽所謂四千九十六卦者晦菴求其說而不得乃強為卦變之說如此而夫與珎之言至今未有解者

邨氓田叟雖無善可稱苟未至滅倫逆天天必不肯置之若敖之列爵位崇高勛業輝赫名稍浮于實位稍盛于德往往殄其類而無遺名愈重功愈大則其禍愈熾宜難于彼或易于此降于天者乃大謬于人邪然則乘

除之幾可知也竊據陰攘有非其分鬼物之所伺擊自
食其力無求于人造物者之所不忌也故無妄之福達
人所懼功名之際君子慎擇而薄取焉

子夏之謹守曠蕩而為莊周荀卿之宏深慘刻而為李
斯學之不善故也楊東里吳康齋陳白沙之出處進退
學問事功夫何嘗有不善今之學者模倣以恠異則過
矣然餘醒賸毒易溺而惑者大槩有三聖賢之學雖明
白正大而廣遠難盡從事於恠異則理不必於幽玄學

不必于多識兀坐默存死灰槁木分宜於昏愚取便于
窒塞天下之士昏愚而窒塞者十常七八故其學易傳
自晦菴西山之竄而何臬賈定之徒遂得罪于萬世前
車既覆後轍取鑒凡詭異衣冠邈遐步履俱俛首下氣
事之雖目擊其奸惴惴不敢出一語彼見人之尊崇也
以為其學真足以服天下偃然當之不疑故其人易尊
高位者又欲藉道學之佳名張右賢之盛典植桃李於
私門竊名教以自附汲引之尊崇之畀以好爵寵以命

辭雖事未經心敗不旋踵而崇階膺仕遠招羣醜之景
從順境亨衢足致一世之欽動故其說易溺察此三者
拔出本根則仕路可清真儒可得天下之害可熄東里
諸君子之恥亦可雪矣

澗谿沼沚之毛可以羞鬼神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
帝無他誠故也人能誠則可上可下可險可夷可通可
窮無往不自得拂逆則貳而不專覬望則雜而不馴與
物且不可而豚肩卮酒遽懷盈箒滿車之望鬼神肯貶

以徇人哉士猶一介不取與况鬼神乎故村祠社鬼本不能駭人人自駭之祝史巫婆本不能惑人人自惑之旱而雨曰某巫前日降神之資也病而愈曰某僧前日誦經之力也竊造化之大柄以擅利銜俗彼固不畏天刑矣世方踵訛承舛爭為傳誘遂使寢室供具以延僧幼婦盛飾而禮佛恬不為恠士夫家不免也

古者相見執贄為禮不但朋類交際為然士初見於君亦必有贄故曰出疆必載質今士君子猶存此禮而見

君之贄則廢之久矣無贄而見非禮也自科舉之典行
士遂以言為進身之階然則場屋之文詞大廷之敷對
見君之贄儀也士苟有志於用世舍是則無以自達故
科舉之學程朱所不廢今人高自標榜必欲非之非無
極太玄不以言學非蒲輪安車不以言仕非井田封建
不以言治而隆虛譽崇祿位則未嘗一日忘于懷科舉
之弊士枉己而自售若人者枉人而自賊枉己而售者
其害小枉人而自賊者其害大天下方翕然宗之生民之

茶毒吾知其未艾也

古之君子念人才之難惟恐其有過栽培護養之力常使其有餘而包荒納汙無所不至故一時名士如連城照乘瑩無瑕類者代不乏人是不惟可以敦士風而勵臣節然國家亦藉之以光重今則不然言動一愆劾刺累牘以星火為燎原以涓流為滔天天下無全人矣平生刻勵修飾一舉盡棄于索瘢求疵之下蓋惟恐人之無過也將使昭代終無一人備全德享令名于後耶

其意亦云刻矣廟堂之上遂以低徊顧望盱盱默默為計而掀播奇偉之績不見于天下

伊尹放太甲而天下厭服周公輔成王而國有流言是固世變日下使然亦以周公武王弟也有次立之勢管蔡至親也有覬望之情身當次立則易以生疑心懷覬望則易以生怨以怨濟疑理固然耳宜其不若伊尹之從容展布也危地真難處哉乾九三爻辭曰終日乾乾夕惕若蓋處危當如此周公其以所自處者而示占歟

或謂使太甲不終允德成王不見金縢則伊周亦將無計是不然太甲賢不得不改成王亦賢不得不悟使果皆不悟則湯武不以託伊周不敢受矣若霍光之于昌邑則有不然者王吉諫游獵而加禮龔遂捽大奴屬衛士長行法而不禁天姿質朴猶可爲也在位二十七日而廢觀其言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其所以望於輔臣者切矣斯言也千古之痛也不學無術乏輔弼之良而視君如玩物去取在掌握間後世董

卓桓溫之徒以及南北朝五代間紛紛效之光實作俑
赤族之禍萌於驟乘固其所也

漢文帝不但恭儉亦有才知權變周勃迎立之日卽時
入未央宮夜以宋昌領南北軍張武行殿中事數刻之
間處分俱定周勃掌握已無物矣而聲色不動此時年
甚少真天才也宣帝之才亦能辦此然起庶人依許史
漢廷諸臣無一相識者不若文帝有代邸之資也至踰
年而光歸政尚謙讓委任則不若文帝之許勃歸相印

率列侯就國之勇決矣

皇甫嵩朱雋平黃巾賊威震天下方是時獻帝微弱猶無君也以董卓李傕之猖狂因兵威乘衆以伐其罪天下當響應彼以君命來遂不敢拒就拘朝廷俛首罹罪其精忠赤心尚當與汾陽同列而漢史以為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陋矣近日閩人蔡介夫亦有論謂岳武穆舍金人不窮追而班師以就死為不知權此論未是夫君臣父子世之大閑申生不敢愛其死使天下

知有父也武穆不敢愛其死使天下知有君也君命召我我矯詔拒之非矯者亦足以為之辭矣以事勢論之吾不用君命而強行師非王師天吏矣樵蘇供具其孰與辦簡書符檄其孰與承蔚宗弒君之賊宜其有此而介夫亦為此異論可恠也

洪平齋云天機在半夜子之初人事在五更三之後不特為世間一佳對句而抉精意于象外露生機于畫底已迥然非世間言語矣嘉哉平齋之善言也易曰七日

來復蓋自姤卦一陰始生至十一月來復及七爻為七日之象是固易道之自然究而論之自夏至至冬至凡七月一年之復也自午初至半夜凡七時一日之復也以十二支記之自午日至子日凡七日一月之復也自午歲至子歲凡七歲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脉流通合之為一紀分之為一歲折之為一月一日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而七日者其定期不可易也周子以靜處測陰陽之根程子以靜處觀天地之心邵

子以動靜來往之間閱三十六宮之春或自小雪積分
或自中孚起卦或謂應鍾當復純體破體本氣餘氣縱
橫設施無不可觀諸家落處不明用處不活歷家以尺
管候陽氣醫家以寸口切陽脉修鍊家以鉛鼎玄珠進
火候搬運家以敲竹喚龜鼓琴招鳳行子午是固皆遠
取之造化而近取之吾身然滯泥偏側方圓齟齬動輒
自相矛盾而不通故曰致遠恐泥吾儒掘易髓躡天根
此等粗淺直可付之一笑今之儒者不究義理不談性

分終歲矻矻于其中而儒書則未嘗經目也不亦謬哉
大易休咎寓彌綸之道于策筮之中洪範庶徵建皇極
之中於兆象之外故在易非中正惕厲不足以得吉在
範非肅又睿哲不足以得福即天以驗人神道以設教
此聖人之書也今諸小道家淺陋無理葬得善地雖殺
人巨盜亦可獲福課得美占雖弑父與君亦無大害傷
教敗俗莫過于此蓋有不待攻而自破者人自不察也
愚人固不足責儒者亦酷好之不希踪于盡性之聖人

而一聽于渺茫之術數惑之甚矣賈誼謁司馬季主外
龜著而論聖賢揚雄從嚴君平依卜筮而談忠孝如此
庶可雪易書洪範之恥

先王委積之法遠矣一遇荒歉民輒駢首就死宋王介
甫常恨士大夫不能講求先王之意以合於當世之故
故其所創新法貸其本收其息亦頗得周官之遺意晦
菴頗取之魏良齋猶以收二分之息以為咎然則救荒
之政亦難矣常平創於漢義倉昉於隋熟而歛饑而散

李悝之法賤而糶貴而糶耿壽昌之法糶不抑價糶不增價曾寶章之法然皆不若南豐之策為詳且善今人求一曾寶章耿壽昌李悝不可得而况晦菴良齋南豐乎欲得漢隋遺意亦不可得而况周官之法與先王之意乎然則荆公固未可盡非也

或問漢高魏武光武昭烈文皇優劣曰漢高文皇德不勝才光武昭烈才不勝德若魏武之姦雄所謂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謂德也才其所才非吾之所謂才也文皇

立心行政酷似漢文帝然文帝躬行玄默天下化之太宗
宗曉曉然動以堯舜自況所以不及宋太宗嘗稱范質
才器曰但欠世宗一死且質本漢臣郭威之篡弑質為
具儀注草詔令討論撰定恬不為恠然則質欠漢氏之
一死久矣非但欠世宗死也

天下強則撫之以寬天下弱則震之以嚴不易之理也
然撫強以寬寬則縱縱則弛弛則惠竭強之弊常生于
寬震弱以嚴嚴則厲厲則刻刻則威衰弱之弊常生于

嚴是故不强不弱天下之至治非寬非嚴天下之至術
誠一可以伏巧詐沉默可以制辨博自信者不避嫌自
許者不求合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
為資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

古之君子任人今之君子任己任人者能化己為人
是謂無己任己者能化人為己是謂無人無己者虛而通
展拓天下而有餘無人者窒而礙包容閭里而不足故
黜聰明則知周萬物晦才辨則賢能效用

螭螟視燕雀不勝其大鷓鴣視犀象不勝其小臨水而
視則平地為高登山而望則丘陵為下是故小大無定
名高下無定形太虛無形故有萬物之形無性故有萬
物之性無言故有萬物之文形也性也文也皆我之所
有也不有之則無我無我則與太虛同其大

孫楚媚王濟以驢鳴魏収悅高洋以狗鬪潘安仁拜賈謐
之車塵宋之間捧昌宗之溺器文人無行一至此哉宋
劉摯所謂一落文人其餘不足觀者正謂此輩然亦豈

可以盡律天下士東光廖廷陳與余同為吏部每舉摯
言以扼文士故凡所薦用率皆椎魯木強者以遂其妒
且以其易制可濟私山谷曰人無古今浸灌於中照鏡
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充廷陳之志必欲天下
士皆如土石而後快其心歟虞嘯父欲獻孝武以魚鮓
劉道隆欲見超宗之鳳毛韓景不識金根張由古不識
班固當時傳以為笑使與廷陳同時將目之為大賢矣
醫作於神農巫作於周公兵作於黃帝卜作於伏羲醫

寄死生仁之道也巫交鬼神禮之道也兵定禍亂義之道也卜決嫌疑知之道也仁主於愛禮主於敬義主於制知主於明醫流而按摩導引巫流而呪詛符籙兵流而縱橫遊俠卜流而讖緯祿命所謂致遠恐泥君子不由者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是故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工於小技者其志不遠飾於冠服者其器不宏好奇特之行者無大功行姑

息之政者無廣惠為善而惟恐人不知非善之至也然未免有不知者為惡而惟恐人知非惡之至也然未免有知之者為善而人無不孚然後謂之至善為惡而舉世莫識然後謂之至惡

桀可放也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使成湯伐夏救民不知有慙德則不足以為湯夏可代也神禹之功不可忘也使仲虺作誥釋慙不知有禹功則不足以為仲虺其言曰纘禹舊服奉若天命蓋繼禹即所以順天也聖賢之

公天下如此若乃諛佞於當代之聖神而并詆于先朝之開創隆古所未有也

夫子身為周民而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明白直致畧無避忌之嫌誠以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一人之所得專而私有者也雖文武盛時亦不敢認為已物而况衰周之際乎夫子亦惟道其常理而已而固不肯飾其說也頌聖學則千古相傳之秘頌治效則萬世無疆之休真衰世之風非聖人之徒也

堯舜傳賢禹則傳子紛紜之說自孟子而始定然亦有未盡然者故韓子蘇子又從而為之辭自萬章之問至蘇子之辨其說有四萬章以為德衰孟子以為天命韓子以為憂後世蘇子以為不立異夫德衰之說誠陋矣孟子歸於天吾心亦微有芥蒂焉蓋堯舜之傳賢禹之傳子皆已定於生前豈待身死之後聽其天命之自歸乎韓子之言近正蘇子之言近情然皆非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不若是之屑屑也蓋聖人以天下為公視賢

與子一也賢可傳而傳不以傳賢為殊而害天下之公
子可傳而傳不以傳子為私而忌形迹之嫌聖人之視
天下猶其視斯道也昔吾夫子豈不欲以道授孔鯉哉
高堅之妙在回一貫之悟在參而鯉不與焉使鯉如回
如參則道統之傳在鯉矣使丹朱商均如舜如禹則天
位之傳在二子矣堯舜禹之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
知此則知彼矣

人君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亦未嘗不欲用君子而遠小

人然君子獨力而無助小人植黨以自私將用一君子
羣小人懼其不便于己也必巧為非謗以中傷之將去
一小人羣小人懼其失所依也必巧為游言以援引之
人君訪之于左右之人毀即墨而譽阿大夫訪之于百
官八司馬之譽王叔文訪之于耳目之臣劉栖楚額叩
龍墀以黨李逢吉訪之於元老大臣張禹陰有所畏私
欲納交以黨王鳳人主聰明惑亂心無所主君子將用
而復舍小人已逐而復還君子之迹益孤小人之黨日

熾禍亂危亡不可救藥人君之心術不可以不正君子
小人不可以不辨也如此

知言養氣一章孟子平生之學盡于是矣朱子解之曰
知言則于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于天下之事無所
懼蓋不疑不懼貫天下之道者也嘗試觀之天下之人
失事機之會昧時措之宜皆疑懼累之也至所謂配義
與道專論養氣而知言不與焉朱子解無是餒又曰則
亦不免于疑懼是又并知言混入其中矣蓋一時操筆

失于檢點故錯謬若此然則著述真難事也夫

元楊士弘編選唐音比諸家似為精粹然瀟湘何事等
閒回一絕乃兩見之一見於正音為錢起之作一見于
遺響為薛能之作格調句律一也何以可入正音又止
可入遺響觀此則其所選亦出于一時之見而非的見
也

莊子許行必欲齊物許行欲齊者精粗美惡耳莊生乃
并壽夭生死而齊之世豈有是理乎蓋戰國之時士好

爲齊物之論如此孟子天挺英睿獨不染流俗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力攻二子之心然他日又曰聖人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且物之甚不可齊者寧有過于水火菽粟者乎孟子云云是亦莊許之意耳近于以燕伐燕也韓退之作原道曰老子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韓子之意是謂孔子未嘗師老氏也他日作師說乃曰聖人無常師郟子

長弘師襄老聃是又以為孔子師之而亦筆之于書矣
東坡傳書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謂三江為南江中江北
江蔡九峯不取其說且謂其為味別者非是然所謂以
味別水者非東坡之臆說也唐許敬宗曰古五行皆有
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時出合而更分皆
能識之是先已有此言矣九峰未之考也至其所謂堯
之洪水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瀦
三江入于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

而已斯言也百世以俟聖人可也

晉鞏朔獻捷于周定王初不禮焉既而懼晉之強與之
宴且私賄之又懼私賄之非禮也使相告之曰非禮也
勿籍所謂勿籍者勿筆之于書籍以爲禮典也孟子曰
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則自春秋時已惡之矣
至秦始皇則盡舉典籍而付之以火是其惡籍之心與
春秋戰國之君同而其暴悍敢為冥頑不顧則跨諸侯
而出之上亦其所由來者漸矣蓋有勿籍然後有去籍

有去籍然後有焚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莊生有言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是固有激之言然以今
觀之亦不為無見東廠與錦衣衛共招撫則法司無當
罪之獄鎮守中貴賂司禮監為應援則民生無可甦之
望內閣與翰林相依倚則公論無可平之日賊吏憑臺
省為城社則盜賊無可弭之時勢位壓郡縣以囑託監
司視諂慢為黜陟則天下無可治之理

沙溪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沙溪集卷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錄監生臣張永浙

塘上一夕春水生

海塘者戒軒尊甫昔仕温州所築甚利于民近漸湮沒故云

雲深圖

雲從山氣生還向山中住
蒼生望霖雨玄豹文烟霧
幽人愛靜觀結屋雲山路
遶徑莓苔潤當牕編簡護
杖藜腰脚健歌詠風雷布
雲來冥思遲雲去天光著
俯首見人寰塵氛自來去

送李璞還山東

門牆識君初君少我已長
我長亦何用君少多清響
感

欽定四庫全書

沙溪集卷十七

明孫緒撰

五言古

送王國儀貳守之溫州

國儀戒軒先生內弟

渺渺南徐江望望東嘉城清時宦遊地咫尺江邊程朝
與里人辭暮見郡人迎風定野雲濕沙暄水鳥鳴扁舟
泛孤鶴翛然有餘清俊才饒用世良士惜休名想見海

君友于意綢繆下深廣夜雨牀對眠春風駕屢枉別來
問眉宇虛幻渺難像獨聞荆樹花垂蔭低可仰往歲見
君弟言論際穹壤翻恨未逢君千里入神想侵晨叩門
扉舉目見豪爽喜極欲絕倒驚定還詢訪初疑夢未真
既省心獨恍以茲念舊遊悲歎廢心賞流光過孤隼薄
俗輕五兩誰能久低徊愒愒嬰世網京洛多風塵長江
沒浩蕩羨君冠佩去終歲住林莽

戈宇清上舍便面

家住清江邊來往江上路扁舟慣風雨清流愛情素種
竹滿江澣大半裁漁具垂竿蛟龍長橫笛滄浪度平生
濟川心付彼沙頭鷺聞說東海上昏昏氣成霧留取絲
綸手終與鰲鯨遇朝出江頭漁暮出江頭漁朝暮此中
事自有周王書

妾薄命

妾命薄薄如紙君意陌上塵妾意江邊水陌塵易飛揚
江水絕清泚京兆多傾城永別從今始京兆猶自可莫

入臨卽市

贈醫士王廷弼

古醫不可見世醫恒碌碌
方書盈架閣誰識機與軸
王君飄灑姿石泉浸寒玉
平生秘異術一覽不復讀
曉雨沐杏花清風盪蘭谷
月夜琴數聲永日碁一局
都將國手能寫作陽春曲
我生與君遊弱質藉君育
作詩三致謝韶光正紅綠

古意二首

淒淒途中人
瀟瀟天上雨
霖雨若為情
長途誰是主
贈君篋中
中心愁千萬
緒盈盈清淚
痕脉脉屈指
數

淒淒途中人
青青路傍柳
柳葉思君眉
柳線思君手
贈君金步搖
侑以雙瓊玖
擢髮數新愁
新愁今又陡

老蚌明珠歌

水邊有老蚌
自分身已腐
歲久沒泥沙
命賤等塵土
一朝孕明珠
瑞氣籠天宇
翕張伎月華
翹遊召風雨
河伯與海若
騷呼競跳舞
適來掌上看
暗室光吞吐
平生照

乘姿連城價自古不同魚目混肯作鷓喙哺意以自滿
庭陋賤誰比數

春愁送劉侯歸雲中六首

黯黯擁春愁遲日苦難旰風鳴揚柳樹幽鳥時相喚獨
攜一樽酒坐愛花容祭念君明日去對景成感歎

君去何匆匆我心日惻惻遙望東園花憔悴無顏色送
君出前途惶惑忘南北我車豈不良我馬豈不力有具
將安施多岐迴無極歸來檢文字成敗渺難識古今趨

一途拋書空歎息

古人重在民今人重在官官威日赫赫民力何能寬
吏夜持符賦役紛無端春蠶寒未下春苗生未繁急解
婦子裾典當充朝食生計豈不念所惜肢體殘大位取
快意不問窮途寒卓哉陽亢宗芳聲今未刊君去誰當
語俛首摧心肝

念君不可留春夜不成寢月落星歷歷風來樹凜凜孤
琴繫牀頭塵埃沒囊錦乘興時一弄古調愧題品西鄰

張華筵箏笛正豪飲萬事只如此洗耳且高枕

縹緲雲中山曲曲山下路杲杲春日明靄靄春雲度唐
風宛未改汾水波揚素計君歸日程正當三月暮清樽
對落花莫問塵與霧

我有雙寶劍來自闔廬宮上有百寶環下有千金珏入
水斬蛟鼉入山斬羆熊三年不得試開匣生冷風臨岐
解相贈歸去時磨礪惜哉兩無用所貴心相同

謝孟都憲時元四首

我愛魯仲連氣吞天下士談笑解紛爭黃金等敝屣拍
天東海波勇蹈固無懟九原如可作執鞭亦何愧漁陽
隔重雲漳河注雙淚

淮陰非蕭相竟作逋逃客世無汾陽王誰矜李太白援
手坎穽中真之雲夢澤勛名登廟堂休光照簡冊感此
國士知一死安足惜

明月遊太空下映漳河水侯門燈燭光不照衡茅裏清
澈易生輝穢汙難具美如何鮑叔牙却薦巾車士

澤州孟夫子矯矯人中龍一德濯江漢萬古羅心胸我
本疎狂士久為賢者容上書熙帝載謂我當奮庸我罪
如丘山我才如菲葑顧我豈敢當夫子意則顯晚歲有
甘菊秋水有芙蓉翹首望燕薊江雲千萬重

寄謝吳司空推薦議大禮四首

古稱議禮家聚談如聚訟矛盾各門墻隔越若楚宋紛
紜無定說囁嚅徒口誦廟堂富才猷德光望彌重指揮
定儀注檢束誰敢縱顧我葑菲才落落莫與共明公重

遐遺一言思我供老馬還識途爨桐亦可用目斷江東
雲空切賢臣頌

昭代有俊臣留都大司空寸心凌白日千載思高風昔
為權倖擠九死心尤雄今受聖主知一德眷無窮矯矯
孤根檜的高飛鴻相彼齊麥姿雪霜愈青蔥又如巖
壑流萬折不改東桃李接庭堂藥物歸樊籠虎鳳躍文
彩宇宙無全功草澤萍蓬客幸亦得悒悒

我本疎狂士作吏風塵下一落坎窞中誰是援手者謗

數困宗元黑索繫公治紛紛競下石瀕死猶未舍歸來
恍若夢遇事噤如啞感公不我棄盛德殆天假再拜讀
封章鬱懷頓陶寫初讀心驚疑再讀神清洒前席羨賈
生南州滯司馬千里一緘書獨有淚盈把

古人重改過既改人莫尤今人幸有過欲改終無由宿
鳥依茂林衆惡歸下流物理尚如此况彼恩與讐卓哉
老司空孤唱發羣謳矢心永自礪肯作門牆羞

復周都憲公儀三首

皎皎千里駒曲曲九折坂
默默鹽車重望望山路遠
垂垂毛尾疎落落誰推挽
日與鞭策鄰敢辭筋力蹇
不遇九方臯悠悠歲年晚

東家有美女妖艷矜千人
西家女老醜夜夜傷心神
和風到庭戶天桃爭早春
美女理新粧去充上國嬪
醜女得良媒不妨嫁比鄰

客從遠方來塗窮三痛哭
不逢吐哺人浮生空僕僕
送客出前途多岐眩心目
秋風吹轉蓬夕陽在高木
祭祭

東籬花撼撼前溪竹山田故無恙短犁稱黃犢

寄喬太宰四首

烏兔日東西鴻雁歲南北緬懷千古未曾未一瞬息桃
李接庭堂薔薇戒荆棘閉戶揚子雲寂寞無顏色

濯纓流水涖散步古城隈愛此城頭花緩坐呼酒杯靄
靄度孤雲微雨西南來遙望城陰樹挫折號風雷始以
寸朽累求棄誰培植栽培謹勿道終郢人哀

北海蛟垂涎南山虎有翼猖狂晝攫人通衢驚且惑我

行偶值之遠避愧匍匐
泮乃前與讐欲進意屢革
一揮山氣清再揮狂瀾息
知者謂我良不知謂我忒
天宇何迴遼我生何偏側
獨有晉周處千古擅竒特

長劍倚天外永夜蛟龍吟
霜刃小玷缺棄置荒江淪
朽鈍等鉛刀剝蝕歲月深
一朝蒙淬礪寒風起陰森
敢復試盤錯幸免沙泥侵

威鳳篇贈秘儀之

儀之名鳳余姻家也溫潤醞藉多清致早游庠校久乃厭去晦

迹耕桑間以自濡深藏終老罕與物接若無負於其名者因作威鳳篇貽之

丹山有威鳳文彩何翩翩濡味天池波振衣崑崙巔暮
投高岡梧朝啄玉井蓮和鳴發天籟高翥凌風烟靈瑞
還自珍不受汗濁纏黃鵠橫四海搏鵬礙九天瑣瑣不
肯顧況與爭後先時從虛恍中附翼躋羣仙我欲往物
色境地險且偏浩渺無際涯青碧難黃綠魑魅牽我衣
鯨鯢覆我船我後啼鷓鴣我前哀杜鵑我足不得涉我
言不得宣望之不可即雙淚垂潏潏願言覽德輝慰我
心旆懸昔在隆古時典冊聞盤旋翩翩虞舜廷誰誰岐

山墟胡為百世後聲迹俱茫然舜文久不作空吟威鳳
篇

古意送張學諭尹獻縣

滄海渺無際秦嶽高無垠誰云宇宙寬勢欲包渾淪美
蔭盈山阿美味盈水濱就中細幽討迺辨蹊與津由來廣
邈區深藏自天真相彼雲霄客襟懷盎如春結屋海山
麓丹誠對蒼旻朝望蓬萊居暮見秦宮人俯首矚人世
萬象成浮沈

齊魯重絃歌燕趙多感慨
須信秋霜威不及冬日愛
自從卓茂後禮教竟何在
簿領任刻木民命等刈艾
君才冰玉清一笑收萬態
學宮五六年俎豆試鼎鼐
都將化雨幾布作陽春
載想當樂壽原春畦盡沾
漑行見青驄馬攬轡持風
裁

迢迢瀛海路皚皚燕山雪
頑雲夜不開青燈寒自滅
天低風力勁布被冷如鐵
晨起策羸馬遙望古城關
豈不念荼苦所愧負先哲
前溪斫水渡下見水澄澈
心懷廟

堂憂孤囊正愁絕

五平體

淒淒丹楓林明霞開重陰幽禽池邊棲哀鴻牀頭吟荒
苔堆青錢離花含黃金孤雲堪論交微風消煩襟悠悠
相思懷良宵誰能禁塵埋龍泉鋒囊閒絲桐音空庭鋪
涼蟾無言情惜惜佳人何時來芳樽諧余心

代楊師文送方別駕還景州

古人重循良仁恩在黔庶今人重循良瑰奇在聲譽羨

君道術竒不受名實著把手問饑羸低頭理沮如德化
甫三月歌謠聞處處往年雖并無今得饗殮飫熠熠鷹
鷗羣忽覩祥鸞翥簡書昨日下別我欲何去清漳沂新
流黃堂歸舊署習習風徐來窅窅天方曙望望北天雲百
憂復千慮

古意贈聶東之判華州

渺渺漳河水歷歷水中樹春風錦纜長遲日輕帆度君
才似水清愛向河邊住垂竿幾歲年濯纓自朝暮忽動

雲霄興笑指西秦路遙知華山上焦枯飫風露

君標松檜孤我愛山林獨同心利斷金相看潤如玉
夜短檠燈偶坐話心曲問君何所往西秦佐州牧秦路
遠迢迢秦關高矗矗書囊從此別力盡相思目

駿馬風翩翩青袍日杲杲今日沙溪濱明日長安道念
當遠睽離一樽共潦倒君懷冰玉才壯志凌蒼昊今皇
克舜仁八荒育襁褓君宜識此意作事戒草草寧陋勿
傷妍寧拙勿傷巧立勛貴及時騰聲苦不早佇看徵書

下山林慰衰老

春懷六首懷方侯也

新安方侯景可往歲署吾縣仁風德政巷誦村謠不以緒

為不肖累辱存問春晝紆遲村居無事因為詩六首以寓企慕之私云

春風拂衡茅春雲滿郊墅柴門日反關幽禽相對語美人天一方蘭蕙誰同處直北望舊城空庭久延佇枯槁沐恩波漳河深幾許何日短檠燈永夜話心膂

別君半載餘兩地共明月望眼逐歸雲柰此心矻矻羨君明秀姿寒水映瑤玥羨君飄逸才長空渺鵬鷖去歲

憶茲辰始見君節鉞肆意談與笑一朝幾搪突迢迢回首思寸心欲成窟問君知不知君知馬可忽

我罪丘山重臥病漳河邊君才冰玉清公庭坐鳴絃感君纏綿意贈我歸來篇別後望雲樹野曠飛蒼烟春陽映高木春花映晴川思君不可見對景空茫然

魯藪有祥麟岐山有鳴鳳郊原頭角殊雲霄文彩甞嗟彼希世姿天府遠莫貢空詠卷阿篇宜發宣尼慟此意當誰語思君坐成夢

古有陽亢宗催科考下下迢遙千載餘誰是同心者村
落肆追呼庭堂事楚檟窮途哀哭聲肯念鰥與寡平生
懸河辨遇事禁如啞塊然坐書堆獨有淚盈把

侃侃怡菴老尚友考亭翁雪霜凌氣節星宿羅心胸嶺
雲識九德海日明孤忠高位摧晉如宦業無全功歸來
課孫子託心付冥鴻毀譽置不問庭闈日融融沒去幾
歲年赫赫今宗工貽孫有嘉謀世業有良弓諸孫見循
吏想像憶高風

別韓生

鳳笙促驪歌夕陽生暝愁景色豈獨異人心自悠悠昨夜短檠燈笑談為我留今日綠綺琴孤囊從遠遊河橋不忍見忍見南陌頭不緣會合歡焉得離別憂林花露氣重岸柳春風柔落落漁人村青青芳杜洲不恨雲山隔不恨漳水流只恨鷗與鷺泛泛送蘭舟

謝安東山圖

世人多外慕江湖憂廟廊一朝踐樞要手束心徬徨志

累氣莫任力分
翮易傷所以古賢
哲養慧韜鋒銳有目
眈林泉有耳耽絲簧
忽起持大柄倒景回
天光如發萬石弩直
前誰敢當又如決洪
流驚濤吞大荒乃知
東山謝志不在紅粧

沙溪集卷十七

別韓生

鳳笙促驪歌夕陽生暝愁景色豈獨異人心自悠悠昨夜短檠燈笑談為我留今日綠綺琴孤囊從遠遊河橋不忍見忍見南陌頭不緣會合歡焉得離別憂林花露氣重岸柳春風柔落落漁人村青青芳杜洲不恨雲山隔不恨漳水流只恨鷗與鷺泛泛送蘭舟

謝安東山圖

世人多外慕江湖憂廟廊一朝踐樞要手束心徬徨志

累氣莫任力分
翮易傷所以古賢
哲養慧韜鋒銳有目
眈林泉有耳耽絲簧
忽起持大柄倒景回
天光如發萬石弩直
前誰敢當又如決洪
流驚濤吞大荒乃知
東山謝志不在紅粧

沙溪集卷十七